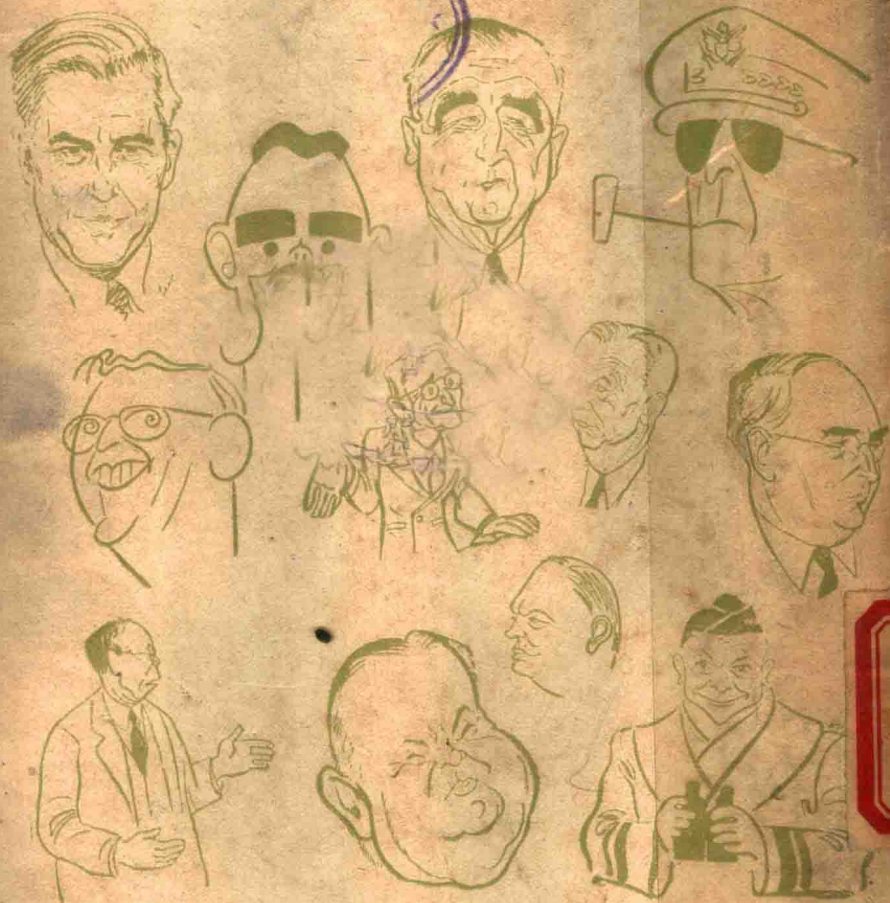


美國政治剖視

著等定思孫·昔非



世界知識出版社

美國政治剖視

著等定思孫·昔 非

版 出 社 識 知 界 世 海 上

月 九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美國政治剖視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著作者 非 昔·孫思定等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上海(0)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經銷者 全國各大書局

基本定價每冊國幣二元八角

◀印 翻 准 不★有 所 權 版▶

原书缺页

美國大選與外交政策……………梅碧華 (元)

一、兩大陣營鬥爭的一部份…………… (元)

二、兩黨外交政策…………… (三)

三、在外交問題上的「休戰」…………… (三)

四、戰爭與和平的競賽…………… (四)

如果杜威當選……………范承祥 (二)

一、杜威的登場…………… (二)

二、為什麼要選擇華倫…………… (三)

三、獨佔資本集團與共和黨政綱…………… (四)

論杜羅門……………杜若 (四)

一、小人物的悲劇…………… (四)

二、建立櫥房內閣…………… (四)

三、軍人集團和華爾街集團…………… (五)

四、四大國內問題·····	(五)
五、騎牆態度的惡果·····	(五)
華萊士及進步黨運動·····	貝 遜 (六)
一、進步黨的全國大會·····	(六)
二、對內政策·····	(三)
三、對外政策·····	(六)
四、局限性和如何克服它·····	(三)
五、進步運動的障礙·····	(四)
六、簡短的結論·····	(六)

美國大選中的經濟問題

非 昔

一 華爾街上的驢象競走

關於美國現行政治的性質，民主、共和兩黨的關係及其背景，華萊士有恰當的剖析：

「我們今日生活在一黨統治之下。兩黨之間的瑣事爭論，戰略上和時機上的意見不一致，以及誘致自由份子的種種巧語姿態，都不能抹煞這一個基本事實。」

「目前領導這個國家的，並不屬於人民，而是握有巨大財富的人。構成目前政府的基礎，並不是一般人民的福利，而是幾個工業和財政的巨頭的特殊權益。這幾個巨頭控制了兩大政黨（即民主與共和兩黨——註）。」

這個剖析，也完全可以適用於本屆美國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競選的事實。具體的說，統治美國的，是華爾街裏包括六十家的獨佔資本集團；而白宮主人屬於民主黨抑共和黨的候選人，全由這個集團所決定，兩黨表面上呈現某種不一致和競爭性的政綱，實際上也都是皈依這個集團的利益。

共和黨大亨們過去反新政反經濟民主的聲名惡著的作爲，已是衆人皆知的了。民主黨自杜魯門執政以來，亦何莫不然。除掉所謂兩黨的外交政策以外，在對內對外的經濟政策上，杜魯門政

府也是一直的在摧毀着故羅斯福的新政精神，與共和黨一樣，運依着獨佔集團的利益和要求。例如：共和黨參議員塔虎脫主張壓制勞工，凍結工資，以「穩定」國家經濟；而杜魯門政府就強力干涉鐵路工人和礦工的罷工，杜魯門的民主黨員投票贊成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並支持破壞工資——工時法的提案。獨佔集團及共和黨議員要求取消物價管制，杜魯門就遵命執行。最近杜魯門一方面在口頭上請求有限制的管制物價，另一方面則提出了凍結工資的具體建議。至於在「企業自由」、「貿易自由」、「援外復興」等漂亮煙幕下實行對外經濟擴張與侵略，杜魯門更是主動的做得非常够勁。

費城民主黨大會，爲了挽救競選地位的低落，提高杜魯門的身價，把它的政綱稱爲「羅斯福——杜魯門」政策，杜魯門並立即召集國會復會，據說是要逼使共和黨對物價管制、房屋問題、提高最低工資限額和擴大社會安全制度等採取行動。然而，如果有人相信民主黨——杜魯門的這個競選煙幕，會奇蹟一樣的成爲現實，那就未免太愚蠢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華萊士所領導的進步黨，以及其他民主人士提出的主張，卻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第三黨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的主張，可從美國進步公民協會所發表的，窺見一斑：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要求政府和國會，立即實施最低限度的有效綱領：（一）立即召集特別議會；（二）恢復物價管制機構；（三）延長聯邦房租管理法至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四）壓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五）分配缺少的必需品，分配原料；（六）舉辦補助金減輕小生產者的負擔；（七）重

徵過份利得稅；（八）延長消費、信用和攤付購買的管理法；（九）規定貨物交換限制的法律，以取締對於生活必需品的投機。

「確定長射程正確的措施，以阻止經濟力量加速集中於少數人的手裏，這種集中如不予遏止，那末，今天的通貨膨脹，必將繼之以明天的蕭條和失業，繼之以後天的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在六月的大會中，本會曾要求煤礦、鐵路和電力的國有化，現在更要求鋼鐵工業的國有化，因為這乃是我們全部經濟的基石。」

美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據該黨主席福斯特答覆紐約先鋒論壇報的二十三個問題中所宣佈，是這樣的：

「我們共產黨人爲了改善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經濟條件，進行永不間斷的鬥爭，要求更高的工資、更低的生活費、更好的居住條件、改善工廠狀況、社會保險、最低年薪的保證，保護黑人、青年、婦女的立法，更強大的工會組織等。一切可以延緩或減輕無可避免的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惡果的措施，包括限制物價、配給食品、限制利潤、民主的稅制、反獨佔的措施、公共住宅計劃、緊急公共工程等，都得到共產黨的熱烈贊助，我們擁護主要與基本工業的國有化。」

二 反新政、反經濟民主

除非華萊士的進步黨能够當選，否則，無論是共和黨抑是民主黨入主白宮，它們所將實行的經濟政策，都必然是繼續反新政、反經濟民主。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形勢，在這屆大選的時期，正面臨着前所未見的嚴重階段。

在美國歷屆的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作過兩次具有劃期意義的結合：第一次是在解放黑奴以後，民主與共和兩黨爲了對付勃興的農工民主勢力，逐漸縮小了相互間的距離，而變爲大資產階級的政黨；第二次就是在這三年來杜魯門政府的執行「兩黨政策」以後，它使故羅斯福總統在任期間推行改良主義「新政」所重新形成的兩黨間的某種距離，又告彌縫。雖然，後一距離並未超越金融獨佔統治的限界；但這一距離的消除，卻反映着美國政治經濟又一劃期的新的轉捩。

解放黑奴以後，也就是民主黨與共和黨間的距離開始接近以後，由一八八四年的民主黨克利夫蘭總統，到一八八八年的共和黨哈利生總統，再到一八九三年克利夫蘭總統，又輪到一八九七共和黨馬金蘭總統，在這一民主、共和兩黨交替當政的時期內，正是美國新興資本主義巨大躍進的年代，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政府，都是執行維護大企業金融資本的利益，和促進獨佔資本的發展的政策。不過，在這時期內的特點，美國資本主義尙在向上發展的青春時期，政府的經濟政策，主要在於開發、鞏固和保護國內及西半球的獨佔市場，還沒有遭遇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的威脅。

第一次大戰，使美國政治經濟步入嶄新的階段。自後以迄一九二九年的大恐慌，美國一直是共和黨的天下，而這一時期的共和黨的天下，已不僅是國內大金融獨佔資本空前增強的天下，而且還是在金融與工業稱雄於世的天下。但是，隨着美國獨佔資本主義的空前發展，及其進入世界金融工業王國的擴張，這一時期的共和黨天下，却漸漸顯露了社會經濟內在矛盾的深刻危機，歐

洲先進資本主義走過的由新生、興盛而轉入沒落、腐爛的過程，在美國也無例外地出現了。一九二一——二三年任內的哈定總統，作為世界債權國的身份，尚能勝任愉快的克服戰後首次襲擊的經濟恐慌。一九二三年哈定暴死，由副總統柯立芝承位，更開始了一九二四——二八年的所謂「柯立芝繁榮」的景氣時代。但是到了胡佛總統（一九二八——三二年）就位的第二年，便碰上了一九二九年爆發的空前大恐慌，這次的大恐慌動搖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基礎，幻滅了所謂永遠景氣的神話，因而也使共和黨的天下不得不暫時讓位於民主黨的羅斯福了。

羅斯福的「新政」，在本質上並不能醫治美國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美國經濟未能因「新政」而進入過去週期的興盛階段，到一九三七年又成熟了再一次的恐慌，要不是戰爭景氣的到來，它將無法恢復興盛的活力的了。然而，不能否認，「新政」的改良主義，確曾緩和了，美國經濟極度疲敝衰敗的趨勢，它的維護中小生產者、反托辣斯、改善勞工生活、救濟失業和擴大社會安全制度等等重要的政策，也會大大增進了經濟民主的發展。此外，在政治外交上，羅斯福恢復美蘇邦交，團結國內勞工民主力量，及在戰時所表現的種種盡人皆知的反法西斯世界合作的卓越政策，也充分發揚了「新政」精神。羅斯福得以打破傳統，四度連任，主要是靠着其偉大政績的號召及民主力量的支持而獲得的。這就不能不使人承認，羅斯福的新政，與國內獨佔集團及保守反動勢力的利益和要求，形成了相當的距離。如果戰後羅斯福的新政及其和平合作的外交理想，能够持續下去，發揚光大，則美國在戰時空前擴大和增進了的世界一等強大的生產力和財富，可能

大有助於戰後美國及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跟目前的情形，迥然有異的。

然而，杜魯門政客的庸碌、無能與反動，葬送了美國政治經濟的這個遠大的前途。在他的短短二三年的執政中，澈底摧毀了故羅斯福總統十餘年辛苦培植的新政基礎，對國內獨佔資本、保守反動勢力、黷武軍人、以至於增長中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完全繳了械，使美國經濟走上了毫無阻礙的恐慌、擴張與備戰的絕路。因此，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再一次形成的距離又告彌縫，今年大選中兩黨的競選已不再有任何的意義了。

三 擴張、備戰與繁榮

我們無須預測大選後的杜威或杜魯門政府會實行怎樣的經濟政策，其結果又會使美國經濟造成怎樣的發展趨勢；即在現在，也就已有足夠的根據和表徵，提供我們作明顯的判斷了。

杜魯門政府及兩黨政策反新政，反經濟民主和反世界合作的結果，在戰後阻礙了強大的戰時經濟之轉變為富裕的平時經濟，破壞了戰後人民購買力可能大量的提高（國內市場的擴大），同時又窒息了世界經濟復興的活力（國外市場的增進），於是，美國在第一次大戰中空前擴大了的生產力與財富，便立刻隨着戰爭景氣的結束而面臨過剩的恐慌。爲了挽救恐慌的襲擊，華爾街獨佔資本的忠僕——杜魯門政府軍人集團和共和黨反動勢力，走上了帝國主義對外經濟擴張，重建備戰經濟和鎮壓國內外人民增進經濟民主要求的反動道路。

今年大選年第一季的美國經濟，曾顯露過嚴重的破綻。二月間的物價暴跌，無異給美國發出了經濟恐慌的信號。但靠着援外輸出的計畫，及鉅額的軍備支出，這一經濟危機的趨勢，乃暫告緩和，開始衰落了工商業，已有再趨向繁榮的跡象。據最近聯合社的報導，今年上半年底的美國經濟情況，是這樣的：

「一九四八年已過去一半，美國工商業與通貨膨脹正在緊接賽跑，高工資、高物價、高度的就業、高度的生產、高度的消費與需要，莫不以全速力前進，且種種徵象指示下半年之運動速度或將更高，縱觀半年來美國經濟狀況，其國民收入之經歷而論，殊非夢想所及，平民就業人數，開一紀錄，歷來之最高平均工資，復因第三循環的增加而達到更高高度。批發及零售價格已至歷史上之新高峯，或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舊高峯。各種消費及耐久貨品，無不需要大旺。建築業尤空前繁榮。工廠擴充及改善之龐大計劃，需要鉅額資金支出。物產亦有豐收之望。此外復加以政府之歐洲復興計劃，與重大之軍備支出，使美國經濟情形，空前未有，據一般人意見，通貨膨脹之熱氣，在今後數月中將繼續壓力於物價工資機構，但如工業生產不受阻礙，物產收穫不因天氣而受損，則轉變之期或不在遠。」

這是樂觀氣氛非常濃厚的表面現象之報導。實質上，美國工商業的再度上升，正同時加深着潛在的危機。所謂高工資，就業新紀錄和消費的大旺，決然趕不上激增的高物價，及擴展中的高度生產。根據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的經濟報告，從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止，幾種主要物價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工資則僅增加了百分之五。只要美國的通貨膨脹一日不能阻止，工資又不作合理的調整，則國民購買力的低落，及伴隨而來的經濟危機，也就一日不能阻止。

援外與備戰所誘發的景氣，也不能改變這一基本趨勢。「馬歇爾計劃加於美國人民的影響，一如它加強世界人民的災難一樣。在經濟上，它將給予早已存在的空前的通貨膨脹以有力的刺激，」（美共致衆院外委會的聲明）；「通貨膨脹本來已經快要轉爲輕微的通貨收縮，但由於軍備支出的增加，勢將受到重大的刺激。……軍事的需要，取去了大量的物力與人力，……結果一般人所能享用的物品勢必減少。」此外，「稅額的提高，將在一九四九年再度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而增稅的負擔又必落在平民的身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所以，這個週刊便不免懷疑地說：「在援外與整軍的兩重負擔之下，美國的經濟能够避免通貨膨脹的更趨惡化嗎？這要等待未來事實的證明了。」

不過，援外已挽救了美國輸出貿易的頹勢，使能維持全年一百億美元以上的高水準，却是事實。軍事定單和軍事工業的恢復，對於與戰爭景氣依存極深的美國經濟會發生何種有力的影響，更是華爾街主人及其忠僕所深切體驗過的。正因如此，杜魯門在他的競選活動中，民主黨在它的政綱中，便着重渲染其推行中的援外政策之遠大意義，杜魯門在他向國會提出的龐大軍費預算，追加的海陸空預算，及恢復軍火工業的計劃，也爲美國備戰經濟的重建，做了儘够的工作。對於這一點，杜威和共和黨當然更不會落後，共和黨國會完全支持杜魯門提出的這些援外和備戰計劃。

一九四八年度的美國總預算，是三百九十七億美元，其中軍費原列一百一十億左右，四月一

日杜魯門向國會要求增加三十億，國防部長福萊斯特更把它增爲三十四億，並建議在此後的三年內要總共支用四百五十億。此外，國會還批准建立七十大隊空軍及大量徵兵的計劃。與此相應的，便是軍火工業的恢復和擴張。如果再把將來可能對馬歇爾計劃各國實行的軍事租借物資包括在內，則美國今年度的備戰支出，可達二百五十億以上。這一龐大的備戰經濟，顯然足使華爾街主人合理地對戰爭景氣寄予過高的期望了。例如，華爾街最著名的機關刊物之一「商業什誌」就公開這樣說：

「戰爭的警報或戰爭本身，足以防止經濟恐慌，和刺激股票上漲，可以引起政府訂貨的浪潮，如法國崩潰後擴大國防計劃所引起的浪潮一樣。生產飛機及其他各種軍火與軍需品的工業家，將獲得大量的訂貨。戰爭足以擴展貿易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物價。」

四 今後的展望

然而，美國建立在援外與備戰的基礎之上的景氣，是靠得住的嗎？能持久的嗎？今後四年的白宮新任內，這是很成疑問的事。

美國名經濟學家F·斯騰堡（F. Sternberg），在他分析美國備戰經濟的危險的論文中，指出：「備戰經濟可以不經戰爭而變成平時經濟，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換言之，備戰經濟的結局，必然是導引戰爭的爆發。推而論之，由備戰經濟獲得的景氣，也可以維持到戰爭的爆發和結

束，一如這次大戰前最瘋狂備戰的德國所追求到的一樣。

然而，這真是不能阻止的戰爭趨向嗎？却是不能完全由美國一國的願望和條件來決定的。但目前的國際情況，已與過去兩次大戰期間不同，美國以外的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西歐各國，它們極端疲敝衰敗的經濟情況，再不能支持一個大規模的戰爭了。何況美國備戰經濟本身也在不斷加深着恐慌的危機。

F．斯騰堡在其另一篇「美國經濟恐慌何以是不可避免的」一文中，說：

「美國輸出的擴張不會亦不可能大到對美國的經濟恐慌有實質的影響，但這種擴張卻會大到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輸出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恐慌的感受性。」

既然美國在所謂援外經濟復興計畫下的對外貿易擴張將增加受援國家在恐慌（財政與生產）不足（恐慌）中的困難，那末，反過來，也將大大打擊美國靠援外維持的景氣基礎（屬稿至此，法國議會削減軍費，倒了許曼的台，就是證明美國武裝西歐的計畫，難以實現。）美共正確地指出：

「不管馬歇爾計畫能在最近將來將輸出頹勢減少至若何程度，它仍不可能阻止或大大地延緩即將爆發的週期性恐慌。事實上，正由於加諸主要貨品輸出的限制，馬歇爾計劃阻止了具有促使生產過剩危機決定力量的那些工業的市場的擴大，這些主要貨品的重工業如鋼鐵、機械、化學等等，更甚者，不管行政部門最後決定何種方式，馬歇爾計劃是企圖給予大獨佔資本家在我國經濟生活上以新的和更大的權力

，但這就是這些托辣斯的政策，這些托辣斯正在加速推向新的經濟危機。因此，美國人民以為馬歇爾計劃可以阻止或是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這是一個殘酷的欺騙，相反地，它將加速危機的爆發。」

至於備戰能否使美國獲得可靠的持久的戰爭景氣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最主要的一點是：美國的備戰經濟是在增長通貨膨脹和謀求獨佔資本的最高利潤之基礎上，恢復和擴展非生產性的戰後大量停頓了的軍事工業。而通貨膨脹的增長，將使原已空前加深的消費與生產能力之間的距離，愈形擴大；獨佔資本的增強，更將破壞經濟的興旺，使恐慌危機趨於惡化，這都是衆所週知的事實。

因此，今年的美國大選年，又將是繁榮呢還是恐慌呢的嚴重取捨之年。除非華萊士等的民主勢力能够勝利，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恐慌和沒落，政治上則趨向於極權和反動。